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鑑

## 第一回 史南湘制譜選名 花梅子玉聞香驚絕豔

京師演戲之盛，甲於天下。地當尺五天邊，處處歌臺舞榭；人在大千隊裡，時時醉月評花。真乃說不盡的繁華，描不盡的情態。一時聞聞見見，怪怪奇奇，事不出於理之所無，人盡入於情之所有，遂以遊戲之筆，摹寫遊戲之人。而遊戲之中最難得者，幾個用情守禮之君子，與幾個潔身自好的優伶，真合著《國風》好色不淫一句。先將縉紳中子弟分作十種，皆是一個情字。一曰情中正，一曰情中上，一曰情中高，一曰情中逸，一曰情中華，一曰情中豪，一曰情中狂，一曰情中趣，一曰情中和，一曰情中樂；再將梨園中名旦分作十種，也是一個情字。

一曰情中至，一曰情中慧，一曰情中韻，一曰情中醇，一曰情中淑，一曰情中烈，一曰情中直，一曰情中酣，一曰情中豔，一曰情中媚。這都是上等人物。還有那些下等人物，這個情字便加不上，也指出幾種來。一曰淫，一曰邪，一曰點，一曰蕩，一曰貪，一曰魔，一曰崇，一曰蠢。大概自古及今，用情於歡樂場中的人，均不外乎邪正兩途，耳目所及，筆之於書，共成六十卷，名曰《品花寶鑑》，又曰《怡情佚史》。書中有賓有主，不即不離，藕斷絲連，花濃雲聚。陳言務去，不知費作者幾許苦心；生面別開，遂能令讀者一時快意。正是：鴛鴦繡了從教看，莫把金針暗度人。

此書不著姓名，究不知何代何年何地何人所作。書中開首說一極忘情之人，生一極鍾情之子。這人姓梅，名士燮，號鐵庵。江南金陵人氏；是個閥閱世家，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，寓居城南鳴珂裡。其祖名鼎，曾任吏部尚書；其父名羹調，曾任文華殿大學士，三代單傳。士燮於十七歲中了進士，入了翰林，迄今已二十九年，行年四十六歲了。家世本是金、張，經術復師馬、鄭。貴胃偏崇儒素，詞臣竟屏紛華。藹藹乎心似春和，凜凜乎卻貌如秋肅。人比他為司馬君實、趙清獻一流人物。夫人顏氏，也是金陵大家，為左都御史顏堯臣之女，翰林院編修顏莊之妹，父兄皆已物故。這顏夫人今年四十四歲，真是德容兼備，賢淑無雙，與梅學士唱隨已二十餘年。二十九歲上夢神人授玉，遂生了一個玉郎，取名子玉，號庚香。這梅子玉今年已十七歲了，生得貌如良玉，質比精金，寶貴如明珠在胎，光彩如華月升岫。而且天授神奇，胸羅斗宿，雖只十年誦讀，已是萬卷貫通。士燮前年暑假回鄉掃墓，子玉隨了回去，即入了泮，在本省過了一回鄉試未中，仍隨任進京，因回南不便，遂以上舍生肄業成均，現從了浙江一個名宿李性全讀書。這性全係士燮鄉榜門生，是個言方行矩的道學先生。顏夫人將此子愛如珍寶，讀書之外時不離身。宅中丫鬟僕婦甚多，僕婦三十歲以下，丫鬟十五歲以上者，皆不令其服侍子玉，恐為引誘。而子玉亦能守身如玉，雖在羅綺叢中，卻無紆習氣，不佩羅襪而自麗，不傳香粉而自華。惟取友尊師，功能刻苦；論今討古，志在雲霄。目下已有景星慶雲之譽，人以一睹為快。

一日，先生有事放學，子玉正在獨坐，卻有兩個好友來看他。一個姓顏名仲清，號劍潭，現年二十三歲，即係已故編修顏莊之子，為顏夫人之姪。

這顏莊在日，與士燮既係郎舅至親，又有雷陳至契。不料於三十歲即赴召玉樓，他夫人鄭氏絕食殉節。那時仲清年甫三齡，士燮撫養在家，又與鄭氏夫人請旌表烈。仲清在士燮處，到十九歲上中了個副車。是年士燮與其作伐，贅於同鄉同年現任通政司王文輝家為婿。這王文輝是顏夫人的表兄，與仲清親上加親，翁婿甚為相得。那一位姓史名南湘，號竹君，是湖廣漢陽人，現年二十四歲，已中了本省解元。父親史曾望現為吏科給事中。這兩人同是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，但兩人的情性卻又各不相同。仲清是孤高自潔，坦白為懷。將他的學問與子玉比較起來，子玉是純粹一路，仲清是曠達一路。一切人情物理，仲清不過略觀大概，不求甚解。子玉則鉤探索隱，精益求精。

往往有仲清鄙夷不屑之學，經子玉精心講貫，便覺妙義環生。

亦有子玉所索解不得之理，經仲清一言點悟，頓覺白地光明。

這兩個相聚十餘年，其結契之厚，比同胞手足更加親密。那南湘是嘯傲忘形，清狂絕俗，目空一世，倚馬萬言，就只賞識子玉、仲清二人。

這日同來看子玉，門上見是來慣的，是少爺至好，便一直引到書房與子玉見了。仲清又同子玉進內見了姑母，然後出來與南湘坐下。三人講了些話，書僮送上香茗。南湘見這室中清雅絕塵，一切陳設甚精且古，久知其胸次不凡，又見那清華尊貴的儀表，就是近日所選那《曲臺花譜》中數人，雖然有此姿容，到底無此神骨。但見其謙謙自退，訥訥若虛，究不知他何所嗜好，若有些拘執鮮通，膠滯不化，也算不得全才了。便想來試他一試，即問道：「庚香，我問你，世間能使人娛耳悅目，動心蕩魄的，以何物為最？」子玉驀然被他這一問，便看著南湘，心裡想道：「他是個清狂瀟灑人，決不與世俗之見相同，必有個道理在內。」便答道：「這句話卻問得太泛，人生耳目雖同，性情各異。有好繁華的，即有厭繁華的。有好冷淡的，也有嫌冷淡的。譬如東山以絲竹為陶情，而陋室又以絲竹為亂耳。有屏蛾眉而弗御，有攜姬妾以自隨。則娛耳悅目之樂既有不同，而蕩心動魄之處更自難合，安能以一人之耳目性情，概人人之耳目性情？」南湘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我是指一種人而言。」

現在這京城裡人山人海，譬如見位尊望重者，與之講官話，說官箴，自頂至踵，一一要合官體，則可畏。見酸腐措大，拘手攣足，曲背聳肩而呻吟作推敲之勢，則可笑。見市井逐臭之夫，評黃白，論市價，俗氣熏人，則可惡。

見俗優濫妓，油頭粉面，無恥之極，則可恨。你想，凡目中所見的，去了這些，還有那一種人？」子玉正猜不著他所說什麼，只得說道：「既然娛悅不在聲色，其唯二三知己朝夕素心乎？」仲清大笑。南湘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朋友豈可云娛耳悅目的？庚香設心不良。」說罷哈哈大笑。子玉被他們這一笑，笑得不好意思起來，臉已微紅，便說道：「你們休要取笑。我是這個意思：揮塵清談，烏衣美秀，難道不可娛耳，不可悅目？」

醇醪醉心，古劍照膽，交友中難道無動心蕩魄處麼？」南湘笑道：「你總是這一間屋子裡的說話，所見不廣，所遊未化。」即從（靴）裡取出一本書來，送與子玉道：「這是我近刻的，大約可以娛耳悅目，動心蕩魄者，要在此數君。」仲清笑道：「你將此書呈政於庚香，真似蘇秦始見秦王，可保的你書十上而說不行。他非但沒有領略此中情味，且未見過這些人，如何能教他一時索解出來？」子玉見他們說得鄭重，不知是什麼好書，便揭開一看，書目是《曲臺花選》，有好幾篇序，無非駢四儷六之文。南湘叫他不要看序，且看所選的人。子玉見第一個題的是：

瓊樓珠樹袁寶珠

寶珠姓袁氏，字瑤卿，年十六歲。姑蘇人。隸聯錦部。善丹青，嫺吟詠。其演《鵲橋》、《密誓》、《驚夢》、《尋夢》等齣，豔奪明霞，朗涵仙露。正使玉環失寵，杜女無華。纖音遏雲，柔情如水。《霓裳》一曲，描來天寶風流。春夢重尋，譜出香閨思怨。平時則清光奕奕，軟語喁喁，勵志冰清，守身玉潔。此當於鬱金堂後築翡翠樓居之。因贈以詩：

舞袖輕盈弱不勝，難將水月比清澄。

自從珠字名卿後，能使珠光百倍增。

瘦沈腰肢絕可憐，一生愛好自天然。

風流別有消魂處，始信人間有謫仙。

子玉笑道：「這不是說戲班裡的小旦麼？這是那裡的小旦，你贊得這樣好？」仲清道：「現在這裡的，你不見說在聯錦班麼？」子玉道：「我不信，這是竹君撒謊。我今年也看過一天的戲，幾曾見小旦中有這樣好人？」南湘道：「你那天看的不知是什麼班子，自然沒有好的了。」子玉再看第二題的是：瑤臺璧月蘇蕙芳惠芳姓蘇氏，字媚香，年十七歲。姑蘇人。

本官家子，因飄泊入梨園，隸聯錦部。秋水為神，瓊花作骨。

工吟詠，尚氣節，善權變。慧心獨造，巧奪天工，色藝冠一時。

其演《瑤臺》、《盤秋》、《亭會》諸戲，真見香心如訴，嬌韻欲流。吳絳仙秀色可餐，趙合德寒泉浸玉，蘇郎兼而有之。嘗語人曰：「余不幸墜落梨園，但既為此業，則當安之。誰謂此中不可守貞抱潔，而必隨波逐流以自苦者。」其志如此。而遙情勝概，罕見其匹焉。為之詩曰：

風流林下久傳揚，蘇小生來獨擅長。  
一曲清歌繞樑韻，天花亂落舞衣香。  
簫管當場猶自羞，暫將仙骨換嬌柔。  
一團絳雪隨風散，散作千秋兒女愁。

再看第三題的是：

碧海珊瑚陸素蘭素蘭姓陸氏，字香畹，年十六歲。姑蘇人。

隸聯錦部。玉骨冰肌，錦心繡口。工書法，雖片紙尺絹，士大夫爭寶之如拱壁。善心為窈，骨逾沉水之香；令德是爛，色奪瑤林之月。常演《制譜》、《舞盤》、《小宴》、《絮閣》諸戲，儼然又一楊太真也。就使陳鴻立傳，未能繪其聲容；香山作歌，豈足形其彷彿。好義若渴，避惡如仇。真守白圭之潔，而凜素絲之貞者。豐致之嫣然，猶其餘韻耳。為之詩曰：

芙蓉出水露紅顏，肥瘦相宜合燕環。  
若使今人行往事，斷無胡馬入潼關。  
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不知何處落凡塵。  
當年我作唐天寶，願把江山換美人。

再看第四題的是：

山兼山豔雪金漱芳姓金氏，字瘦香，年十五歲。姑蘇人。隸聯珠部。秀骨珊珊，柔情脈脈。工吟詠吹簫，善弈棋，楚楚有林下風致。其演戲最多，而尤擅名者，為《題曲》一齣。

真檀口生香，素腰如柳。比之海棠初開，素馨將放，其色香一界，幾欲使神仙墮劫矣。其餘《琴姚》、《秋江》諸戲，情韻如生，亦非他人所能。而香心婉婉，秀外慧中。是真女郎掌書仙，豈菊部中所能□耶？為之詩曰：

纖纖一片彩雲飛，流雪回風何處依。  
金縷香多舞衣重，只應常著六銖衣。  
芙蓉輪面柳輪腰，恰稱花梁金步搖。  
就使無情更無語，當場窄步已魂消。

再看第五題的是：

玉樹臨風李玉林玉林姓李氏，字■仙，年十五歲。揚州人。

隸聯珠部。初日英葉，曉風楊柳。嫵吟詠，工絲竹、圍棋、馬弔皆精絕一時。東坡《海棠》詩云：「嫣然一笑竹籬間，桃李漫山總粗俗。」溫柔旖旎中，自具不可奪之志，真殊豔也。其演《折柳陽關》一齣，名噪京師。見其婉轉嬌柔，哀情豔思，如睹霍小玉生平，不必再談《賣釵》、《分鞋》諸曲，已恨黃衫劍容，不能殺卻此負情郎也。再演《藏舟》、《草地》、《寄扇》等戲，情思皆足動人。真瓊樹朝朝，金蓮步步，有臨春、結綺之遺韻矣。為之詩曰：

舞袖長拖豔若霞，妝成□髻雲斜。  
侍兒扶上臨春閣，要斗南朝張麗華。  
慧絕香心酒半酣，妙疑才過月初三。  
動人最是《陽關》曲，聽得征夫恨不堪。

再看第六題的是：

火樹銀花王蘭保蘭保姓王氏，字靜芳，年十七歲。揚州人。

隸聯錦部。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。通詞翰，善武技，性尤烈，不屈豪貴，真玉中之有聲者。

其演《雙紅記》、《盜令》、《青門》諸齣，梳烏鬢，貫金雀釵，衣銷金紫衣，繫紅繡襦，著小蠻錦靴。背負雙龍紋劍，如荼如火，如錦如雲，真紅線後身也。其《刺虎》、《盜令》、《殺舟》諸戲，俠情一往，如見巾幗身肩天下事。覺薰香傳揚，私語喁喁，真寢兒女矣。溫柔旖旎之中，綺麗風光之際，得此君一往，如聽李三郎擊羯鼓，作《漁陽三搥》，淵淵乎頃刻間見萬花齊放也。為之詩曰：

俠骨柔情世所難，肯隨紅袖倚闌干。  
平生知己無須囑，請把龍紋仔細看。  
紛披五色起朝霞，擊鼓聲聲氣倍加。  
戲罷卸妝垂手立，亭亭一樹碧桃花。

再看第七題的是：

秋水芙蓉王桂保

桂保即蘭保之弟，字蕊香，年十五歲，與兄同部。似蘭馨，如花解語。明眸善睐，皓齒流芳。嬉戲自出天真，嬌憨皆生風趣。能翰墨，工牙拍，喜行令諸局戲。善解人意，雖寂寥寡歡者，見之亦為暢滿。意態姿媚，而自為範圍。其演《喬醋》一齣，香（□單）紅酣，真令潘騎省心醉欲死矣。又演《相約》、《討釵》、《拷豔》諸小齣，如嬌鳥弄晴，橫波修熏，觀者堵立數重，使層樓無坐地。時人評論袁、蘇如霓裳羽衣，此則紫雲回□，其趣不同，其妙一也。為之詩曰：

盈盈十五已風流，巧笑橫波未解羞。  
最愛嬌憨太無賴，到無人處學春愁。  
我欲當筵乞紫雲，一時聲價遍傳聞。  
紅牙拍到消魂處，檀口清歌白練裙。

再看第八題的是：

天上玉麟林春喜春喜姓林氏，字小梅，年十四歲。姑蘇人。

隸聯錦部。好花含萼，明珠出胎。十二歲入班，迄今才二年，已精於聲律，兼通文墨，生旦並作。所演《寄子》、《儲諫》、《回獵》、《斷機》、《番兒》、《冥勘》、《女彈》等戲，長眉秀頰，如見烏衣子弟，佩紫羅香囊，真香粉孩兒，令人有寧馨之羨，其哺啜皆可觀。數年後更當獨出頭地，價重連城也。為之詩曰：

別有人間傅粉郎，銷金為飾玉為妝。  
石麟天上原無價，應捧爐香待玉皇。  
才囀歌喉贊不休，黃金爭擲作纏頭。  
王郎偶駕羊車出，十里珠簾盡上鉤。

子玉看了只是笑，不置一詞。南湘問道：「你何以不加可否？」子玉道：「大凡論人，雖難免粉飾，也不可過於失實。若論此

輩，真可惜了這副筆墨。

我想此輩中人，斷無全璧，以色事人，不求其媚，必求其餽。況朝秦暮楚，酒食自娛，強笑假歡，纏頭是愛。此身既難自潔，而此志亦為太卑。再兼之生於貧賤，長在卑污，耳目既狹，胸次日小，所學者孱膝奴顏，所工者謔浪笑傲。就使塗澤為工，描摹得態，也不過上臺時效個麒麟楮，充個沒字碑。

豈有出污泥而不滓，隨狂流而不下者。且即有一容可取，一技所長，是猶拆錦襪之線，無補於縫裳。煉鉛水之刀，不良於伐木。其臟腑穢濁，出言無章。

其骨節少文，舉動皆俗。故色雖美而不華，肌雖白而不潔，神雖妍而不清，氣雖柔而不秀。有此數病，焉得為佳？若夫紅閨弱質，金屋麗姝。質秉純陰，體含至靜，故骨柔肌膩，膚潔血榮，神氣靜息，儀態婉嫻。眉目自見其清揚，聲音自成其嬌細。姿致動作，妙出自然。鬢影衣香，無須造作，方可稱為美人，為佳人。今以紅氍毹上演古之絕代傾城，真所謂刻畫無鹽，唐突西子。

所以我不願看小旦戲，寧看淨末老丑，翻可舒蕩心胸，足助歡笑。吾兄不惜筆墨，竭力鋪張，為若輩增光，而使古人抱恨，竊為吾兄有所不取。」這一番話，把個史南湘說出氣來。仲清笑道：「庚香之論未嘗不是，而竹君之選也甚平允。但庚香不知天地間有此數人，譬如讀《搜神》之記，《幽怪》之書。

而必欲使人實信其有，又誰肯輕信？是非親見其人不可。我們明日同他出去，親指一二人與他看了，他才信你這個《花選》方選的不錯。

我想庚香一見這些人，也必能賞識的。天地之靈秀，何所不鍾。若謂僅鍾於女而不鍾於男，也非通論。庚香方說男子穢濁，焉能如女子靈秀。所為美人佳人者，我想古來男子中美的也就不少，稱美人佳人者亦有數條。如《毛詩》『彼美人兮』，杜詩『美人何為隔秋水』，《赤壁賦》『望美人兮天一方』之類。男子稱佳人者，如《楚詞》『惟佳人之永都兮。』注云：『佳人，指懷王。』《後漢書》尚書令陸閔，姿容如玉。光武歎曰：『南方多佳人。』《晉史》陶侃擊杜弢，謂其部將王貢曰：『卿本佳人，何為從賊？』並有女子稱男子為佳人者，如苻秦時寶滔妻蘇蕙作《璇璣圖》，讀者不能盡通。蘇氏歎曰：『非我佳人，莫之能解。』可見美色不專屬於女子。男子中未必無絕色，如漢沖帝時，李固之搔頭弄姿。唐武後時，張易之之施朱傅粉。不獨潘安仁、衛叔寶之昭著一時也明矣。」子玉聽了，心稍感動。南湘道：「且不僅此。草木向陽者華茂，背陰者衰落。梅花南枝先，北枝後。還有鳳凰、鴛鴦、孔雀、野雉、家雞，有文采的禽鳥都是雄的，可見造化之氣，先鍾於男，而後鍾於女。那女子固美，究不免些扮脂塗澤，豈及男子之不御鉛華，自然光彩。更有一句話最易明白的。我將你現身說法：你自己的容貌，難道還說不好？你如今叫你家裡那些丫頭們來，同在鏡裡一照，自然你也看得出好歹，斷不說他們生得好，自愧不如。只這一句你就可明白了。」子玉不覺臉紅，細想此言也頗有理。難道小旦中真有這樣好的。既而又想：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豈必斤斤擇人遂賦以美材。就是西子也曾貧賤浣紗，而楊太真且作女道士，甚至於美人中傳名者，一半出於青樓曲巷。或者天生這一種人，以快人間的心目，也未可知。但誇其守身自潔，立志不凡、惟擇所交、不為利誘，兼通文翰，鮮蹈淫靡，則未可信。便如有所思，默然不語。南湘狂笑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庚香此時難算知音，我再去請教別人罷。」

便拉了仲清去了。子玉送客轉來，又將南湘的《花選》默默的一想，再想從前看過的戲，與見過的小旦一毫不對，猶以南湘為妄言，借此以自消遣的，便也不放在心上。李先生回來，仍在書房念了一會書，顏夫人然後叫了進去。

過了兩日，子玉於早飯後告了半天假，回去看南湘、仲清。

裏過萱堂，顏夫人見今日天氣寒冷，起了朔風，且是冬月中旬，便叫家人媳婦取出副葡萄絨的捨狹裘與他穿了，吩咐車裡也換了自狐絨暖圍。兩個小使：一個雲兒，一個俊兒，騎了馬，先到他表母舅王通政宅內，適值通政出門去了，通政的少君出來接進。這王通政的少君，名字單叫個恂字，號庸庵，年方二十二歲。

生得一表非凡，豐華俊雅，文才既極精通，心地尤為渾厚。

納了個上捨生，在北闈鄉試。與子玉是表弟兄，為莫逆之交。

接進了子玉。先同到內裡去見了表舅母陸氏夫人。這夫人已是文輝續娶的了，今年才四十歲。又見了王恂的妻室孫氏，那是表嫂。仲清的妻室蓉華，那是表姊。還有個瓊華小姐沒有出來，因聽得他父親前日說那子玉的好處，其口風似要與他聯姻的話，所以不肯出來見這表兄了。陸夫人見子玉，真是見一回愛一回，留他坐了，問了一會家常話，子玉告退。

然後同王恂到了書房，問起仲清，為高品、南湘請去。子玉說起前日所見南湘的《花選》過於失實，王恂道：「竹君的《花選》，據實而言，尚恐說不到，何以為失實？現在那些寶貝得了這番品題，又長了些聲價，你也應該見過這些人。」子玉聽了，知王恂也有旦癖，又是個好為附會的人，便不說了。

王恂道：「你見竹君的《花選》怎樣，還是選得不公呢，還是太少，有遺珠之憾麼？好的呢也還有些。但總不及這八個，這是萬選青錢。若要說盡他們的好處，除非與他們一人序一本年譜才能清楚，這幾句話還不過略述大概而已。」子玉心裡甚異：「難道現在真有這些人？」又想：「這三人也不是容易說人好的，何以說到這幾個小旦，都是心口如一。總要眼見了才信不然總是他們的偏見。」便說道：「我恰不常聽戲，是以疏於物色。你何不同我去聽兩齣戲，使我廣闊眼界？」王恂道：「很好。」即吩咐套了車，備了馬，就隨身便服。子玉也叫雲兒拿便帽來換了。王恂道：「那《花選》聯錦有六個，聯珠只有兩個，自然聽聯錦了。」即同子玉到了戲園。子玉一進門，見人山人海坐滿了一園，便有些懊悔，不願進去。王恂引他從人縫裡側著身子擠到了臺口，子玉見滿池子坐的，沒有一個好人，樓上樓下，略還有些像樣的。看座兒的，見兩位闊少爺來，後頭跟班夾著狼皮褥子，便騰出了一張桌子，鋪上褥子，與他們坐了，送上茶、香火。此刻是唱的《三國演義》，鑼鼓盈天，好不熱鬧。王恂留心非但那六旦之中不見一個，就有些中等的也不丸，身邊走來走去的，都是些黑相公，川流不息四處去找吃飯的老門。

子玉看了一會悶戲，只見那邊桌子上來了一人，招呼王恂，王恂便旋轉身子與那人講話。又見一個人走將過來，穿一件灰色老狐裘，一雙泥幫寬皂靴，看他的身材闊而且扁，有三十幾歲，歪著膀子，神氣昏迷，在他身邊擠了過去。停一會又擠了過來，一刻之間就走了三四回。每近身時，必看他一眼，又看看王恂，復停一停腳步，似有照應王恂之意。王恂與那人正講的熱鬧，就沒有留心這人，這人只得走過，又擠到別處去了。

子玉好不甘心，如坐塗炭。王恂說完了話坐正了，子玉想要回去。尚未說出，只見一人領著一個相公，笑嘻嘻的走近來，請了兩個安，便擠在桌子中間坐了。王恂也不認的。子玉見那相公，約有十五六歲，生得蠢頭笨腦，臉上露著兩塊大孤骨，臉面雖白，手卻是黑的。他倒摸著子玉的手問起貴姓來，子玉頗不願答他。

見王恂問那人道：「你這相公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人道：「叫保珠。」子玉聽了，忍不住一笑。又見王恂問道：「你不在桂保處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桂保處人多，前日出來的。這保珠就住在桂保間壁，少爺今日叫保珠伺候？」王恂支吾，那保珠便拉了王恂的手問道：「到什麼地方去，也是時候了。」王恂道：「改日罷。」那相公便纏住了王恂，要帶他吃飯。子玉實在坐不住了，又恐王恂要拉他同去，不如先走為妙，便叫雲兒去看車。雲兒不一刻進來說：「都伺候了。」子玉即對王恂道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王恂知他坐不住，自己也覺得無趣，說道：

「今日來遲了，歇一天早些來。」也就同了出來。王恂的家人付了戲錢，那相公還拉著王恂走了幾步，看不像帶他吃飯的光景，便自去了。子玉、王恂上了車，各自分路而回。

子玉心裡自笑不已：「何以這些人為幾個小旦，顛倒得神昏目暗，皂白不分。設或如今有個真正絕色來，只怕他們倒說不好了。」一路思想，忽到一處擠了車，子玉覺得鼻中一陣清香，非蘭非麝，便從簾子上玻璃窗內一望，見對面一輛車，車裡坐著一個

老年的，外面坐了兩個妙童，都不過十四五歲。

一個已似海棠花，嬌豔無比，眉目天然。一個真是天上神仙，人間絕色，以玉為骨，以月為魂，以花為情，以珠光寶氣為精神。子玉驚得呆了，不知不覺把簾子掀開，凝神而望。那兩個妙童，也四目澄澄的看他；那個絕色的更覺凝眸佇望，對著子玉出神。子玉覺得心搖目眩。那個絕色的臉上，似有一層光彩照過來，散作滿鼻的異香。

正在好看，車已過去。後頭又有三四輛，也坐些小孩子，恰不甚佳。子玉心裡有些模模糊糊起來，似像見過這人的相貌，好像一個人，再想不起了。

心裡想道：「這些孩子是什麼人？也像戲班子一樣，但服飾又不華美。那一個直可稱古今少有，天下無雙。他既具此美貌，何以倒又服御不鮮，這般光景呢，真委屈了此人。當以廣寒宮貯之，豈特鬱金堂、翡翠樓，即稱其美。

這麼看來，『有目共賞』的一句，竟是妄言了。把方才這個保珠比他，做他的輿，也還不配。」子玉一路想到了家；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